處實堂集

處實堂集卷之七

長洲張鳳翼伯

傳

曹先生小傳

先生諱德字子新初爲常之無錫人兒時課孟子誦至故術不可不愼也慨然歎曰吾其業醫乎醫惟恐傷人時蘇之長洲有錢先生世爲小兒醫聲籍甚吳下先生乃棄家從錢先生游父事錢先生不啻如扁鵲之於長桑也錢先生亦憐而子之然錢先生諸子之視先生若漢衛大將軍諸兄之爲大將軍然不知重也而錢先生顧重之曰吾諸

兒弗如也已而果盡得錢先生術加神焉寒熱困治亢害
承制若孫吳用兵奇正悉中初吳中齊民家爭迎先生無
何而士大夫家迎先生久之則郡邑大夫至內外憲臺莫
不迎先生且折節下之先生不自知其名之益高也顧先
齊民家急踰九十精神不減於壯年第足少痿左提右挈
而行即貴家閽閽亦必以提挈入藥投愈可計日報凡有
小兒家咸神先生先生有長子弱冠業儒爲國子生先先
生卒其次子生也晩雖能世其業不能悉談先生治驗先
生又不肯自言且驗者多亦不自憶故不得效史氏之紀
倉公條其實焉然嘗聞先生至衍聖孔公家丞出遲遲先生

疑其簡也告去丞趨出告先生曰本迎先生視兒也老父病瘧甚諸醫莫療方視之不得舍老父從先生視兒先生毋訝也先生因請試視之出曰先愈祖而及孫可乎丞曰唯唯旁視者竊哂之以先生本兒醫而醫老人也先生歸先藥其翁翁瘧立愈乃愈其子吳中乃知先生非止爲小兒醫云先生家臨胥江之支流門無有杏也人以董奉擬先生稱之曰杏泉先生

野史氏曰扁鵲之以醫聞天下也隨俗而變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今觀先生醫老人於

待醫丞家已知先生醫無不通而顧獨以小兒名豈以吳人亦愛小兒若秦人哉

張越吾輪迴傳

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以待試聲下中烘毒以死張故無子止一女曰喜姐納同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適在北雍因得經紀其喪且爲檢閱其篋中裝有珠一封上題曰喜姐將歸以備女粧也李悉識而封之因乞假於司成爲護其喪歸甫抵其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爲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前爰有夢夢夫君倉皇歸自言中烘毒死賴李親家爲我

非力今喪具已備行囊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為上帝所憐命我為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歸則壁中當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訓李故與之然亦以始死竟是未散耳無何而從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久之而隣之人亦聞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如此者蓋五六年忽一夕李發張至其家呼謂之曰我因數數顧家不置亦復遣我投生人世今將投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為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君謁選當貳其邑令時則喜如討已適君子君當携之行經高唐幸為我少駐須還來看一訪我于林秀才家便令我與女一面來道其故歲也

李驚雛而識之及期謂選果若夢所擬乃携家過高唐道來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墻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即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當時環聚而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曰喜姐來乎曰來曰可趣之來我思見之久矣來童去久之車騎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將李泣且謝之李婦欲提抱之兒却去不可曰親姆姆兒我我固親家也已而携喜姐手以泣言汝姆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

封爲汝粧非汝翁爲我封識汝幾幾不得珠矣是時晉侯鐸守高唐聞其事召而問之確因上其事於郡郡伯羅即檄召之令馳驛以來一日適羅大郡授於學宮令吳邑傅明府伯俊尚爲諸生以高第弟子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之計今日且至當令諸生見之有頃則林生抱兒入兒長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林教之以翁稱羅兒不應再强之則曰老師羅因扣之曰兒今日知爲兒耶爲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爲兒耶爲成人耶衆皆竦然傅因問前世中某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中問其題曰一人定國餘皆以次述之不爽問能憶前所作

否曰惟墨卷七首尚能成誦餘不盡憶矣此傅侯稱說所目擊語琅琅可紀且云此時兒可卜二三其存否不可知即存其能憶前世否亦不可知惜無好事者過尚唐再訪之觀此則知羊祜前身爲鄰家李氏子憶金環在桑樹中者果有是事也然亦知死者之不可欺有如此第令張客死時李有侵漁其間當媿死矣傅云匹夫匹婦强死其鬼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況士乎故特筆之俾與彭生大豕戚氏蒼犬並流傳齒頰間庶令世之孤負責若海虞徐尚書者知所儆夫

小賓傳

小賀名恩字子霑姓陸氏其父盖烏鎮酒家也燕良工賀四者偶之烏鎮客酒家左巨室王氏王因多購檀梨烏木象齒犀角諸材招賀四作卮盂豐缶諸器子霑顧時時過王氏觀賀四作歸復以小材効賀四作亦賀四賀四奇之欲乞為弟子而其父姑乃業酒佃作不樂攻工弗之許居無何崇德裴氏馳一力邀賀四然賀四在王氏工作尠而湎於酒酒後輒目昏意懶不復能作計之裴當不得如王優游而力不足以副意非酒家兒俱往不可乃以情懇陸翁媪必欲得兒俱往且許罄其藝授之子霑亦欣然請行陸翁媪不能禁也乃遣之俱至裴氏賀四不曰酒家兒也

而曰吾兒凡工作圜者觚者圜而觚觚而圜者非子露莫與成而子露得心應手出入規矩中巧無越賀四上嘗請於藍癸葉氏賀賀四有兒而不知其爲酒家兒也及葉氏工訖賀四則居非於吳之郡城當是時吳之好事疑賀四造作老愈精及觀之則知賀四有兒助之而亦不知兒爲酒家兒也賀四死子露喪之一如所生賀媼頋自有子子露亦時時護其綫總又時時以所得金饋賀翁媼蓋一身而仰事者兩家焉子露豈獨其巧藝足稱殆孝義人也子露居吳中若錫山若雲間若太倉諸右族爭迎子露造器物而吳中趨市者又爭待子露所造器物聚久故舟來迎

子露者多不得泊及泊旋扶子露登舟而戚不得解維顧子露不樂爲富人作而喜給趨市者曰彼不過供耳目娛而此則俟我舉火者也且不好爲美衣服至富人家又能曲順主人意求嘗以其巧上之曰吾固藝成而下者且食于人而可以薄技自多乎有王憲副者來飭蘇松兵備其人固賞鑒家携一研來研製殊不類常研計造一函函之工多謝不能乃召子露往視之子露曰能函成研爲增色攜進之王王喜甚謂子露良工也而不知子露之才非獨以工而良也予嘗自薊門歸經漕運道見淮揚之間若盂畜水慮一決則嘗居高延瓴下流諸州縣莫逃其害不若

決瓜州壩任水下泄入江乃乘涸跳鑿爲河道運亦可達
而下民莫愚昏墊焉無庸隄瀲爲也又見毎歲運舟至丹
陽上下輙戍隄堰仰時開潴而沙泥隨潮上未幾復淤意
非若于開家湖儲水置閘閉以俟運舟至則啓而濟之當
得其用當時諸二三士大夫莫不捧腹以爲迂也予遂宛
舌不復談及予諮訪次及二水道其言與予言若符節合
噫稽籍今子嘉以其孝弟蒙舉選入而爲司空一小吏或
如永樂元年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
人皆許具實敷奏則其心思規畫必有出人意表者其
所裨益實効亦可以歲月程益不特爲當人耳目娛負者

舉火計也頗獨以其巧用諸刀錐切磋間與曩時為酒家兒奚異哉然子霑惟不為酒家兒故乎得以知子霑才可任事使子霑不以小物自見乎亦何以知子霑而傳之傳宜以陸而復曰小賀從吳人所共稱子霑者云

說

聾瞽曰者說

日者有聾瞽人必杖而行匪杖則仆扣之者不大其聲弗聞也忽一日聞人呼之為聾瞽人乃莞爾而笑曰天下紛紛皆聾瞽子烏得獨聾瞽我哉我四齡疹作失明十齡受藝術于師凡陰陽之變消息之機通復之迹死生之故休

咎之理趨避之方靡不洞然于胸中而天下方以瘝人自
我我亦以瘝人自痛悶不自舒遂失聰焉是我之聾瞽病
也非真聾瞽也天下有目迷五色號爲辨物耳迷五聲號
爲知音是其烱烱者實昏昏也其察察者實聵聵也使我
病朝而愈則夕而可視聽且以數十年不用之明視天下
何物不燭以數十年不用之聰聽天下何物不聞在西京
當爲季主在西蜀當爲君平天下之真聾瞽者且將待視
聽於我玄守諭云瘖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子烏得聾
瞽我哉呼者曰于聞皇甫氏之言矣獨不聞劉子之訓乎
既瘖且聾人道不通子今且聾瞽而又以天下皆聾瞽是

舉世人反皆不子若邪聾瞽人不對隱几而臥

蟬隱說

張伯子之四上都門倦遊而東歸也自定省之外不家居居于園園于其居間一巷乃搆小閣道以陟以便杜門題其閣之眉曰城東蟬隱客有過之者曰異乎子之爲隱也而蟬乎哉丈夫不爲摶溟之鵬則爲鳴臯之鶴不得已而隱也亦爲遴之鴻霧之豹焉乃効劉勝自同寒蟬胡含巨而居纖也伯子曰子未知隱也又焉知隱之莫善於蟬也哉夫蟬饑而吸露不假於人棲而抱葉不處乎而居高而聲遠無待於風隱而如蟬斯亦隱之嘉者矣而胡子之疑

於我也客曰不然子之所謂隱者將求聞於人耶將使人之不我聞也夫身既隱矣焉用文之此老人之所以嘆息於龔生者也子而欲隱則漱三江吞五湖何所不吸山谷以爲藥何所不抱行且恐藏之不深人之或我知也而又奚貴乎聲之遠哉伯子曰子盖知我者而未深也使蟬之鳴而有意於聲之遠也蟬固弗可語隱也如其無意於聲而不能無聲則其寂也天籟藏焉其鳴也天倪發焉胡計其遠與近也及其既也并其聲而歸之夫何有之鄉而隱之道畢矣吾方事于隱而未及乎既也能無聲乎而又何疑于蟬也哉客曰信如是吾與子乎偕隱

連珠

演連珠二十四首

蓋聞昌旦天親齊聖而脩短乃殊尼貨異性懸德而狀貌惟肖故泥形而觀心則冰鑑爽於淑慝之常略迹而稱物則旁燭炳於驪黃之表

蓋聞撫能辨璧不以瑕瑜眩荊璞鍾情泣珠不以離合論隋珠是以遇不遇有時斯鮑叔不求全於管敬知不知在人則遊石必貴備於晏嬰

蓋聞機涵穆卜惟作善斯有微道在稽疑罔從逆之是賴故南蒯筮凶而兆發於黃裳東吳焫龜而筮徵於青蓋

蓋聞議論長短伏波致箴而或揚聲於品藻之確言昭過國武賈禍而或著直於筆削之適故奸雄之評曹侯色喜於月旦枋頭之敗桓伯祈改於春秋

蓋聞潔身飛遯緣內充之爲裕復道幽人非外假之可云故托跡務光終南標其捷徑借聲巢父北山以之移文

蓋聞機會既得則錯刃全於解牛要領風將斯回天易於轉石故朱建以得幸閎孺而辟陽免誅鄒陽以纍卵危長君而梁事獲釋

蓋聞卜兆競祥地脉而佳城預俟乎滕公啓土竭塋人謀而靈謚光鄧乎衛主故竹林標達生之美荷鍤以隨危人

遺裸葬之羞封管不處

蓋聞鉅橋之粟陳陳相因而商山有採薇之夫大盈之帛縈縈山積而窮巷有僵臥之瘠故餬口甘夫唅菽而耻發於嗟來蔽形樂其懸鶉而辭擬於溝壑

蓋聞道可廣被而難必於箕裘澤無遐邇而或乖於下帶故放勳敦睦九族而化不被於丹朱周王永清四海而德非格乎管蔡

蓋聞瑜有可以掩瑕而三敗取勝功或得于使過而二卵允升故丙吉不去馭吏而得其邊事之對龔遂不逆議曹而卒蒙長者之稱

蓋開闢植道傍則琴銷匣月桂生鏊底則丹保彌年故機雲銜美於晋北而雙龍並碎沮溺韜奇於姬末而兩鳳俱全

蓋聞陽倡陰和不以好合廢相敬之儀君令臣供不以利見妨高尚之躅故眉嫵昵於居室而舉案者致恭於齊眉足縮施於立朝而共卧者忘形於加足

蓋聞源昭絶流不妨滔吞舟之鱗塵羅遍野亦可逸垂天之翅故放勲明揚側陋而縱許由於塵埃之表光武延攬英雄而舍子陵於潺湲之瀨

蓋聞進有隆替則機同發而應殊數有脩短則智鈞及而

劾異故高祖畏柏人而卒免趙貫之誅征南惡彭亡而異逃蜀客之刺

蓋聞大雅非聲爲衆耳之所棄至寳抓色匪羣情之所玩故伯牙攦操而絶絃於流水卞和精鑒而泣玉於荆山

蓋聞應會貴決而早决者奏功臨機尚斷而不斷者爲虜故游乎達仲舉之旨而一室雅洛陽之餘本初拒田豐之謀而三軍伏官渡之斧

蓋聞家握靈蛇而精鑒尤貴人矜捷驥而處己爲難故盤光之賦蔡邕斂手於文考背娥之碑魏朗毀草於邯鄲

蓋聞有容德乃大仁者恒懷乎屈己易從則有功智士務

長於使過故侍者旣賜袁絲免吳校之囚冠纓斯絕莊王乎晉君之怒

蓋聞兵崇奔兕匪以形擊爲强戰在攻心不取拙速之用故齊師節制而子發任巧於三偷孟虜擒强而武侯立威於七縱

蓋聞屋漏爲陸瑕之區而瑕無微而弗顯扆室乃藏垢之地而垢無密而不彰故盜吏入籠中而穢德徵于彤管鳥者期戶外而醜聲出於昭陽

蓋聞萬物僵仆貞松挺歲寒之姿六合歸心烈士表秋霜之節故當塗移漢荀彧不從物進之班姬旅萌殷兩容不

在倒戈之列

蓋聞神瓏以蟄存身而批鱗獲探珠之利妖狐憑虎作勢而稜尾有喤人之凶故朱令輸折檻之誠而直旌於五位蕭周觸君傍之怒而身殞於三公

蓋聞醲醁介壽而左史悲宿宗之譏醪醴決獄而禮經嚴酒禍之誥故灌夫罵田蚡之座而聶雎五刑虞純以買充之罪而感賠三號

蓋聞勁草秉後彫之質恒挺葉以拒霜烈士嘶知己之恩每褰裳而就禍故泄公奉詔勞苦而貫高甘心於絕吭貫牢詰獄求明而孫拯濡首於砕踝

箴

酒箴 有序

昔王忱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范泰謂之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孔璋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王導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耶顧榮謂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宋主之誥義季亦以爲非惟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且酒本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割截耳人多樂其相親而甘其糜爛幸其忘憂而忍其作病須以割截爲難是舍商辛酒池之明戒而取堯舜千鍾之說對其不至以

酒亡者幸耳予體中不勝酒而興至時復過之乃效庾衮自責作此箴云

會性以酌忘憂在酒甚則腐腸過則濡首量非劉伶胡可五斗限若陶侃慚莫能守漫推我觥勿破我缶戒我城意緘我瓶口

食箴

箕子陳謨以食爲首誰云去食但曰食萬錢者累見前代無乃失之奢乎焦先饑則爲人客作飽食而已兄乎口食之求順貞之吉也乎病若老饕不獨不能節飲亦不能節食故作食箴以自警云

食以養生非以恣欲孔戒多食孟嗤饕足嗟緣不節災生過福念之䖏䖏胡為逐逐無觀朶頤但免枵腹不用三緘勝彼辟穀

贊

梓潼像贊

煒煒文昌爰炳厥靈昭昭雲漢彷彿厥形至言無聲尚彼不語四聰罔閉八音默去青緗在架白騾為御

鍾離雲房像贊

莫嫌髽挂草結請解將軍金甲若非碧眼胡僧那得青龍劍決何年始過兩口誰識壁上三絕借問紫筑大瓢日來

甚處安設

鍾馗贊

惟眇能視莫明爾目惟跛能履莫捷爾足端爾笏偉爾袍服不祓而桃匪爆而竹驅彼羣厲邀此百福我手既盥我髮既沐善積慶臻允鑒茲祝

純陽子畫像贊 并序

純陽子姓呂諱巖字洞賓河中永樂人也家世仕宦生而有異質白鶴之祥馬祖見之襁褓謂此兒骨相不凡是風塵表物遇廬則居見鍾則扣長而金形木質聳秀清邁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一黑子日記萬言矢口成文後遊廬

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人間自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年已六十四矣後至長安酒肆遇鍾離雲房感黄粱之夢恍然大覺十試而志彌篤行圓功滿卒符吕竹頭君兩口之記云贊曰

翩翩天人超世絕塵遊廬授術扣鍾悟眞幻口中口化身外身在瀟在華或顯或淪岳陽三過天慶一作水月爲蹤烟霞之匹野馬而朝海鷗丘壑一劍横空白雲黄鶴

萬回贊

不寇而儼然尊也非戰而塡然鼓也俾爾多男子兮惟善人之祜也

魁星贊并序

舊圖毋冠以廬陵文信國贊其辭紕俚斷非信國手筆世人欲托名信國以重此圖而不知重爲信國累也茲以玄兒就傅敬摹此像易以小贊用爲書齋庋供且爲信國辨誣云

爾形木狼爾姓劉方爾々引常昭回雲漢靈何洋洋祐啓我後人門閭用昌

張仙像贊

載色載喜爰錫繁祉張耶孟耶莫浪擬手彈貪狼兮俾汝多男子

彭孔加像贊

此高士彭孔加先生像也豈爾容其沉潜之充溫爾色其高明之克中不折角悦林宗乎敎學衣不四袖若淵明乎先後瞻此像思此君殆未盡其龍潜之德莫昭其豹隱之文若夫不孤而貞不黨而羣談玄則六月霏雪浮白則四座生雲庶幾覩叔敖於優孟識中郎於虎賁

王君之像贊

忽憍者椿嶙峋者石容與其閒逍遥以適非吏而傲不仙而謫人皆以爲高陽之酒徒而不知爲四明之狂客也

亡弟遺像贊

吁嗟乎卯君其和璧兮不售而焚吁嗟乎叔貽其千將兮
折於將飛池塘紆曲悵春草之再綠兮我慟哭高流杳茫
歎人琴之俱亡落月在梁

林處士禾像贊

頎爾名兮不秀而實覩爾形兮不華而實時乎繩若祖以
探湖上之梅兮有琴在膝

朗公畫像贊并序

上人玄朗者僉憲張公習孫員外王公穀祥甥也蚤辭紱
尚遂從緇流翩翩麈尾譚是如來燦燦詞華都歸般若隨
六塵拔三界乘四等踰八禪曉囚圓輪照見本來面目廼

假色相救成夢裡光明何空非眞奚無不有爰作讚曰

法無二法空不異空玄言旣是朗照斯融緣鏡裏相寄塵外蹤託根則烏衣巷之王謝結果為白蓮社之遠公洗頭在琉璃水上貯身即鬱金林中但當用銀樹金花供養不須較物情世心異同

傅明府竹榻贊

一榻就衆美萃狹有容長可憩採豫章之惟喬襟瀟湘之篆翠支枕則華絪旣設陳簟則波文成貲眠子賤之鳴琴貯孝先之經笥危坐移時聊方東海之管寧過賓輒下何必南州之徐穉哂簡雍之獨擅宜長孺之臥治効盤銘以

致辭期𢿌器兮均志

琴贊

朱郎斵琴取天地之全數乎得其一材不出于吳爨而入邕之賞㳌不產于蒙園而尚老之黑扣絃則多絲而寡竹吐音則鏗金而戛石宜叔夜之高軒可公和之石窟鄭郤桓譚雅存龍德駟馬仰秣𨯓鏘戢翼時淸風之動發令邪心之蕩滌

芝龕贊

煌煌神芝兮色惟紫產彼靈根兮幾千祀斧斤斵之誰氏予坐根枕芝兮惟蒼山之隱士

象座贊

匪獨匪几爾慰爾止匪牛匪豕望頭如尾慎爾焚身無恃爾齒

研山贊

胡一壑之風烟不可攀而可以怡顔無俟遊兮亦郊西之天池不待赴兮爲淮南之小山

虬几贊

几則可憑而虬其形匪木則靈惟虞麓之七星

鴟瓢贊

稽爾用若飲一瓢覩爾狀若鳴九皐毋哺其糟吾與爾酌

乎中山之髿

竹拂贊

竹挺直節爾胡曲豈盤爾根為天下谷紛乎塵尾惟爾束匪法暢之過麗兮詎爾欲

芝杖贊

七明爍爍合露痕九節矯矯穿雲根請向玉女扉挂佳洗頭盆

遊松鼠贊

匪晉之瓶匪蘇之黠不賴社而莫熏豈盜肉而見責徜徉乎泰封之宇上下乎石門之塵信乎斯之言乎人之賢

不肖如鼠予於是乎知所以自處

銘

太史研銘有序

此太史徵仲文公硯也公門下士杭人王生詡公言錢塘一石善甚公欣然出橐金命生歸購之生得石以餘金俾拙工琢成硯制殊失雅公見而惜之業已致不忍棄也貯之玉磬山房凡大書輒用之用畢輒置墻下如此者二十年公仙去十餘年研歸其孫子初子初以贈予予既重公故物復惜其制不稱石爲掃故制而斗之廼作銘曰

厥質琢玨厥葬鏨金厥産伊何於端之陰制則鼎新意乃

復古華月升沉文犀吞吐千頭易晉萬笏銷烟惟我銘斯偕爾永年

天然柝銘

無矯揉無戕賊順爾性隨爾質不魚而鍒非柝而擊

端石珠硯改用墨銘

蒼然者其色耶鏗然者其聲耶胡爲其目月則鸜鵒胡爲其質溫潤而琛吁嗟乎此君昔也點點易而十年研露今焉兮玄而一夕生雲匪予其誰與羣

簫銘

成虞庭採嶰谷賦王褒仙弄玉

墓誌

李君墓誌銘

國朝肅誕章興化條使民敦信實從儉約思以忠質洗天下贅訛之俗吾蘇爲東南一大都會財聚賦繁民日巧于趨避新太守下車問謠俗命里選樸茂力本一人爲之表毗隸至于里閈相率謀曰是鄉也烏得李君無死以應茲選哉其人可也惜乎其死也君死于丙寅冬十月乙丑越二年丁卯十一月庚申其長男太學生成蹊將葬君于長洲武丘鄉之祖塋手自爲狀匍匐而登于堂者再請予銘其幽宅予與君居戶相而多得君要領雖微狀亦能述君

據狀則家世備焉君諱榛字永齡世居長洲之于將里曾大父諱澄大父諱應芳父諱元禮歷世獨子無貳枝君生九齡而孤李氏不絕如綫藉厥妣唐苦節以護之君未冠而克家能播而穫之又多心計凡紈穀絲縷米鹽皆能豫視息耗而爲之奇贏貨有騰踊則與儈牟利悉從君取辦焉然恒持以忠信雖片言可令折劵也積三十年而家用羡厚唐亦解頤矣唐没君哀毁骨立喪葬悉埒盈鄉曲稱孝焉君始與予宗家有微郤客既從中平之已而復有搆之者君笑曰業已講解解而復結是終仇也貳約終仇夫誰與我聞者服之君大要於義役未嘗不先於忿詐未嘗

不後不逐時好以趨非業不喙生産以給浮費若有確見于中而不可拔者至追養之典儉而有禮義方之篤愛而能勞尤非編列之民所能匹儔也所謂樸茂力本可表一鄉者非斯人歟君生于弘治乙丑享年六十有二配金氏子男四人長即成蹊娶王次成完娶倪次成名聘吳次成樂未聘俱側出孫男一人逢時孫女二人君木訥固其天性人固以性木號君其亦聲聞稱情也已銘曰

天性質木爲天下谷豈惟潤爾屋惟爾子孫其有淑武丘之鄉松楸莽蒼豈惟固爾藏惟爾子孫其有昌

周母邢碩人墓誌銘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三日周母邢碩人卒其子邑庠生于
德以父命卜隆慶元年之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將葬之依
仁鄉之新阡乃偕予友將君詣予出趙君所譔狀泣而告
予曰自吾父之受碩人於邢氏之廟而歸于正室也今德
實聞二族今不幸以死懼無傳于後子號能文其幸誌而
銘之以寘諸墓予曰唯唯按狀碩人諱德婉父玠母査氏
玠夫婦終身不舉男有女成桀碩人行在兌柔慧夙著德
允於容凡剪製縷結動當父母心父母愛之如愛少子也
笄年父母諏擇一快婿將舉家政而捐之得周君慈君倜
儻强幹人也既爲邢贅子卽能與碩人協力佃作躬拮据

之業以收耒耨之利而碩人能播而穫之又不自有其家
事之恪而恭君益用非情貲亦益用富羨邢與杏遂而享
之容與卒歲不自知其無子也及邢與杏相繼物故喪葬
舉從禮牽車倚廬哭泣盡哀弔者觀者亦不知其無子也
喪畢碩人忽從史君曰君既壻矣我亦女矣若子婦道何
盍歸乎歸則事其尊章亦猶事其父母焉事其尊章之事
亦猶事其父母之事焉終其翁之世二十餘年令其所內
家溫厚埒其所外家者皆碩人力也碩人每就館免身不
浹旬即起及子長則責令游學女長則訓以婉則盡其始
而克家于邢則女德已聞於周繼而內助於周則婦道無

臧于形終而毋其子女則又有以爲内外六姻有子者儀範是以一人之身而三善彙矣其亦云賢矣哉是宜享遐祉膺封命而奚命不融卒之日距其生正德九年五月三日春秋僅四十有七可哀也巳子一即于德女三長適徐林次字葛又次字蘇孫女一尚幼銘曰

伯道無兒中郎有女嗟哉而父踐厥武既曰克婦又云能毋孝哉碩人下從父依仁之鄉欝佳城蕺墟相望無幾許我提彤管銘貞珉言同青烏封吉土

墓碣

王處士元配毛碩人墓碣銘

隆慶巳巳閏六月三日乙巳王處士元配毛碩人卒越百有二十一日爲十月六日丙午葬于羊墩贍字圩祖塋之次則既有誌銘以寘諸墓矣其諸子懼潛德弗耀罔以範其後之人也乃造其元孫承寵持叔貽所撰狀徵予言以碣于墓左按狀袁亭去蘇東門三十里而近瀕于湖有桑麻林澤之饒其氏不事機利若王若毛皆用力穡温厚其家爲醇謹族毛有處士曰巽娶於歸無子生一女是爲碩人碩人生七歲而父早世獨與母居煢煢子也王氏爲子擇婦得碩人而碩人不忍去其母王氏益賢碩人宜婦乃令其子往就贅焉即處士也碩人以勤事母以順事夫

不出毛閫而賢聞于王王固知有賢婦在毛矣及歸以壽終碩人相夫以禮襄事乃籍其父所遺田數頃僮手數指牛羊數頭糵麴鹽醯數瓿萃毛之族人而均析之曰此毛世貲也吾外吾父毋家寧敢有之乃從處士來歸於王無何其翁卒喪其翁一如其父姑壽幾百歲迨事者數十年事其姑一如其母其孝行均稱于兩族無間焉處家儉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田中傭未食則身不得飲食以此爲女婦率故能終得人力以致蓄藏若乃訓子以豐延師勗孫以勤學問俾王氏不獨用奇羨傾鄉里而彬彬向光榮多碩人力也碩人生于弘治己酉某月某日至其卒享年

八十有一生丈夫子三學娶許孚娶金孚娶陸女一贅歸

仰孫男九人孫女四銘曰

漆室能女孰踐厥武斯人於毛方中矩胸曰能毋脩曰能

婦截而髮兮絶而手其圩曰瞻其墩曰羊其永固厥藏斯

爾子孫之吉昌

行狀

陳希皐行狀

君諱嘉言字希皐蘇之吳江人也祖璘父鴻母顧氏君誕

育鼎族夙著英姿見事警敏有成人之識就學穎悟稱外

傅之旨督學楊公號爲知人較士得君期以大器君方游

黜探綜淬礪敷發矢志遠到戰藝非勝遂負笈偭遊南雍試病孤陋欲廣聞見亦庶幾毋羽翼于回溪張羽毛于天門也居無何名翕翕起慷慨多偉節之風汪洋秀奉高之器參之輿論克協名流若夫宋玉隣都潘郎清潤芳遊則座香襲人雅歌而嘯音懸合則又傾都之所羨慕不但士林之知推重也壬子之秋與予同遊於江干之燕子磯撫景暢懷臨風開顏有宗慤破浪之氣無仲文種樹之歎顧予而言曰吾二三子之遊於茲也亦知所恃與江山同不朽者哉蓋將顛頑當時流播後世其志甚偉其言甚壯而又罹劉蕡之戚乃興季鷹之思痲飛踐頓儆衆憔悴歸未

抵家先來過予神傷氣喪則既病矣無復往時激昂矣因
止予園廬就醫郡治鯢魚在池鵬鳥入室疾巳堅於二豎
功莫奏於九還乃命扁舟促歸鄉邑曾不移朔訃問來至
專命不融春秋三十有九君娶於予邑之水氏生子一紹
芳娶沈氏女一許聘於錢進士用商之季子嗚呼君才著
持達行敦孝友泛愛而涇渭不淆卓立而城府不設志存
急難揚尹資其借箸意在揚善張生蒙其推轂嘗連談笑
以卻秦兵李白邂逅而識郭令方斯不遠過也他如裒沈
氏之喪拯丹陽之涉則我殯之義巳溺之夙庶幾存焉使
假以年益進於道駸駸焉彬彬焉恢乎其不可量巳乃身

未躋乎一命齒不逮于二毛何爲其然哉君性喜詩歌猶愛揮灑遠宗太令臨池之興不虛尚友開元流水之音時出有所題詠輙以路冠其名曰平江陳其故以平江知名人亦以平江稱之如王績之號東臯羅隱之稱江東云紹考卜以某月某日將葬君于某原以狀屬予曰先子意也予既惜其締交不永復悼其齎志以沒屋梁之顏如在宿草之感將及義不忍辭也故聊爲論次至於不朽之圖其在秉銘筆者有賴焉

薛先生伉儷行狀

薛先生暨元配羅孺人蓋平度刺史嚴君也先生諱𦐂字用仁

姓俞氏其先常熟人世有隱德以勤勞樹家有南橋君者生五子而先生則育於舅氏薛鳳川家薛故太倉人與俞氏先後占籍於吳俱稱右族先生又爲鳳川君姊子故鳳川君自有一子曰州復愛而子之先生因姓薛氏云其別號怡川亦仍鳳川也先生幼頴悟書過目卽了大義業舉子垂成而鳳川君配徐以慈愛持母道憂其劬勞不令卒業因使從鳳川君客遊鳳川君既挾巨貲爲淸濟間名賈乃以支財付先生令走燕趙其奇贏先生性故倜儻好施不樂規規什一閒及南還所餘無幾何鳳川君賢其所爲不甚責也已而與伯祈居喜賓客好施如故而羅夫人尤

能將順之俱不屑問家人生産家用是日益落然夫婦如伯鸞德曜相對食貧晏如也獨督教刺史愛而有方訓誨之勤一步趨罔忽爲而游學館穀之費難夫人又能解簪珥佐之故刺史學早成弱冠即知名黌校至領鄉薦對大廷前後與兩劇州皆以循良强幹稱先生與夫人啓之也始夫人年十六而歸薛時祖姑黃姑徐俱以嚴御諸婦所責備中饋女紅者不一事夫人事所事勤皦婉愨無不當意又以先娠子於姑娌間不無嫉譏夫人處之泰然且不令先生知也迨刺史釋褐得泥金夫人不色喜無何而聞夫人之從弟應兆亦娠進士夫人不覺失笑先生曰爾固

愛子不若弟乎夫人曰不然也始吾之舉是兒甫三日也吾翁即馳度顧廉憲坊廣狹以爲異日規是兒之當貴翁固知之無俟今日矣顧吾羅自提刑廸功任職用世二百年於此矣而子孫猶蒞未曜莫有顯者今從弟貴吾祖父與有榮焉吾是以喜耳豈内父母家而外夫家哉先生家居掩關却跡時一與至陶然獨酌或角巾野服徜徉散步見者不知其爲刺史父也與人煦煦樂易不設城府闇誘以非義則毅然謝絶若有豫定於中而不可奪者及刺史謁選得福寧奉先生與夫人俱先生入官舍惟以一編自娛更不復出亦不欲聞外閒事夫人每聞有拷掠輒不怡

誒刺史入而侍則問所掠何罪可平反否惴惴以枉濫為懼一日監司廉得郡中積猾數人檄州捕訊刺史夜坐內廨飭卒襲執既至即付繫其人稱枉夫人自後窺泣語刺史曰斯皆未别父母妻子今不知其父母妻子何如為念也得無有一二冤者乎冤當為白之先生曰有法在兒豈能以毋命生殺其間其愷悌謹慎並可為郡大父母法如此無何而夫人病傷寒遂不起刺史扶夫人柩以歸時先生尚無恙也刺史服闋得平度復迎養先生先生重拂刺史意乃曰清濟吾所熟遊吾何憚一再行以慰兒孝思於是有平度之行入官舍一如在福寧時特其以慈愛誨刺

史者則猶夫人之在福寧也再歷伏臘見刺史政成頌作惝然思歸曰有兒爲官若是吾可以優游林泉矣未幾疾作以至於不起惜哉初先生家與衡山文太史同里閈曰從伯仲以通家子遊其門太史獨器先生作薛氏四子字說有曰履善昌後吾有望於用仁迨刺史貴人始知太史之藻鑒云先生脫襁褓居嬴中歲就紬晚復值刺史貴遭遇不同而人不見其欣戚之色其坦夷之度有人所難能者然尤篤於孝友若易䙡之喪承兄之命致敬致愨惟力是視或勸之反命姓者則謝之以育於薛不忍遺之將有媿於刺史而刺史不欲違先生旨故復有媿於後之人也

昔陳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不改焉而子
孫仍之可謂千載一轍矣先生生嘉靖壬午逮卒之年為
萬曆庚辰享年五十有八夫人生嘉靖甲申逮卒之年為
萬曆乙亥享年五十有二所生長道生仰刺史舉甲戌進
士次適庠生沈君倖女庶出一子一女皆幼先生並屬之
刺史曰吾老矣兒子之女之子其聘女字湯孫男一宛昭
聘府庠生張君繳中女女三一字　一字吳一字太學生
張君之子　郎刑部郎中中公從龍之孫刺史卜以萬曆
壬午十二月某日將奉先生夫人柩合葬於某鄉之新阡
扣予而言曰不肖幸竊升斗祿得以免負米之恨不幸南

走閩北走齊未及膺推恩一命皆以喪歸匍匐千里摧裂五內痛莫甚矣今將具二大人行實以請秉史筆者銘其幽宮而悲緣念生每一握管卽淚津津漬楮且不能以序予懿而文又知我大人爲悉其爲我次序焉於是孫列其狀如左謹狀

誄

袁督學誄 并序

夫照乘之珠不兢明於燐火摩天之翮不類逐於烏飛豈好異而凌物哉亦云殊致而已故和光而處者士之恥也從風而靡者物之薄也若乃蕃掃除以青躬潔澄清以矢

志豈不欲趨時立事同塵赴功而寧行于俗戾身與禍期業雖不竟道不毀矣故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僉事汝南袁君賜以許表長業令譽藝綜衆長學貫群典振羽甲科騁鑣天路方展弘規佐明理而竟以爲氣迕時隨中災讒廢謫彌年稍遷遐泉旋復棄官結志塵表揄楊弦琴以娛泉石之性逆席講道以開詩禮之傳殆所謂足於性而天損不入貞於期而時累不淫者也春秋四十有六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赴者悁抑聞者涕零唯予小子夙仰典刑追惟往哲詠諸素旂乃作誄曰

天命靡純人道胡測蘭焚以芳木伐緣直嗟嗟夫子使我

心惻爾才既豐爾遁何齒茂淑始誕岐嶷夙成匪琢而粹不鎔而精博師茂先文希長卿牧虛士禮邦推儁聲戰藝京闈寔首多士射策廷廉咸謂稱旨明光起草曰非日是西曹奏讞惟金惟矢司武秉文擢秀揚芬鑑同秋月藻若春雲使無求備錄不遺勳乃文乃武克愼克勤嗟嗟夫子力弱氣剛城門之火池魚之殃殃匪外至寔自中傷三木非罪八議奚償參寥湖鄉凄凄戍舍夜郎竄李長沙投賈湯網一開漢詔南下橫塘之濱黃山之社山盤水釣斯適其天非直也遐亦性之便堋隼既去梧鳳斯騫踦躞可悲浦珠復還甲畢百粵士習顓蒙俗均被化禮樂同風進脩

當道退決成功人惜其去子得其中依世風頹靡迷波逐
充隱終南爭馳冀北志士急功貪夫徇祿詎若夫子名全
身淑節挺羔羊慚彼掃門氣雄釣鰲卓閻失尊惟德惟義
夙好斯敦荆棘不去桃李無言劉向不遇展禽三斥廣老
難封雄疲執戟長江一航故林倦展意外烟霞壺中泉石
鵷雛方舉鵩賦偕成與善曷據助信難明鄉彫國實野失
長庚牙絃絶響遽祉靡賡嗚呼哀哉二毛未及下壽莫躋
才傾倚馬志仆聞雞苔碑月冷隴樹雲低弔鶴時至驚烏
亂啼嗚呼哀哉身化異物鬼作山靈猿猱掩閣閒字庭亭
江淹擲筆荀令遺馨風雨先歷術露愁零追惟往昔人孰

無死宜修而短孰與夫子修短莫論象賢玆恃永紹斯文用彰遺軌嗚呼哀哉

祭文

祭太史公文先生文

惟靈德崇山嶽名炳日星篤孝友於人綱敦簡正於古道毓東南山川之秀華實兼資際國家文物之隆剡薦允協儕然釋褐望擬鸞翔忽爾掛冠心同蟬蛻身不出戶庭瀞海聲其聽仰秩不踰將仕羣品切其宗依自青衿而潔修迄皓首而純固承檄矢志視萬鍾以何加扶櫬飲廉卻千金而不顧居身則儒宗之名世立言則文章之大家周䘏

靡遺待舉火者親疎畢濟汲引恐後稱通家者童穉悉延
學貫九流藝窮三絕揮翰追棐几之度及門富練裙之珎
緗素祈求弗間遐邇朝野嚮慕無論崇卑國有彥方道不
言而善俗風存郭泰身遠物而爲儀固宜上壽以爲期胡
意百齡之不逮簪筆仙逝秉化全歸衆軫安仰之悲人抱
云亡之戚列星失少微之光飲禮虛大賓之坐老成旣喪
歎一往之何追典刑徒存悼九原之莫作絮酒聊效乎徐
孺負土遠媿乎侯巴清風穆如遺標儼若青山埋玉空想
像乎猶龍華表凌雲嗟杳茫乎歸鶴當三春而刱景奠一
樽以致虔

祭勞鳴玉先生文

先生操行冰潔馳思雲逸聞風則鄙夫襟開面頹而壯士心醉使冠林宗之巾被王恭之氅飄飄乎古之人也方戊午之春先生初周甲子僕與朋輩祝先生於山中時先生方病起婆娑迎賓慷慨對酒嘗撫僕而言曰子殆可語風月可凌烟雲者耶別無何而僕以試事入京舍於雞山落第言歸而先生之訃至矣嗟乎痛哉使人皆知僕如先生則必有憐石父於窮途嚚孺子於席門者不使青萍失光玄髮欲改持敝裘而東返驅駑馬於北門也使先生未去僕而仙逝則猶可追隨杖屨徜徉山水凌松風以浩歌鼓

蘭藂以浮白不使撫菽桂以與嗟倚白楊而揮涕也今已矣嗟乎痛哉風景不殊哲人莫作高山流水知音者稀嗟乎痛哉

祭陸子行文

已矣乎嗟哉子行而至斯乎方吾與君翱翔黌校砥礪行藝相觀於古抗踪於今志何壯也徜徉湖山嘲弄風月談玉交飛坐香不散度何遠也無何而豎據膏肓風發心腑形神彫弊言論阻澁抑何憊也其等方奔走先慈襄事未遑問訊而俯劚之餘乃得訃音嗟乎痛哉君孝鍾天篤行冠人倫才方士龍譽均鳴鶴獻之明堂則珪璋之華也登

之清廟則尊俎之重也今者獻玉至于再刖看鏡及于二毛淪落白眉之名蹉跎青陽之句亦已傷矣而身未離上庠齒不登下壽數奇於一命志齎於九原可勝痛哉嗚呼山阿木伐鳴鳥不可聽矣屋梁月落顏色不可見矣金玉擲地鏗鏘不可聞矣蘭蕙摧霜芬芳不可襲矣痛忍言哉靈乎有知其亦格之哉

祭楊中丞弘之文

於維楊公翩翩瓊樹踵賜齊彪聲華夙布煒文敦質周晃殷輅逸思興雲高情開霧弱冠討玄鏡機窺妙河汾漸鴻淛山隱豹經受伏生旨通阮嘯乘風有時巨鰲獨釣起家

舊閣釋褐新朝明試部署般最時髦丰標赤帶佩握虔刀出參藩臬績著賢勞官懋內臺勛陽開府綏帶脩文秉旄掌武閑甄射雉當轅揮麈罰尊三命退以一辭狐貍安問鱸魚起思謝傳棋枰山公接䍦澤餘棠蔭社結蓮池明時求舊方擬鸞用韯考勳庸爰稽謳頌坐接夔龍行當儀鳳台星忽隕朝野悼痛其等瞻依杖屨追隨有日神融解順心乎造膝衔香未寒玉琴在室風流既彫典刑隨失聞笛酸鼻覽碑結腸靈輀未駕精爽如翔具茲炙雞酌以椒漿彷彿來斯今我傍徨嗚呼哀哉

祭彭孔加先生文

嘉靖游兆攝提格季冬之十日高士彭孔加先生以正終其友人張鳳翼偕二弟獻翼燕翼往哭其尸決旬復具雞黍之儀為文而與之辭曰人言人貴所得之厚尚矣然厚於其家者不若厚於其身厚於其身者不若厚於其心是故廣田多收積金豐儲心計以謀盈算會以斂饒於家則厚矣然憔悴其形勞憊其思於身未必厚也珥金紆紫膏車綺帷靜躁任情俯仰如志於身則厚矣然如其欲或不能得與其道適其人或不能全其天於心未必厚也惟我彭先生秉德懋行懷忠蹈義有原憲之賢而貧先生不以為病也而讀書以自快有浩然之才而無位先生不以為不

遇世而長吟以自娛懷向長之志而婚嫁未畢則循徉家山而不厭慕李白之俠而貲不副氣則趨人之急而不辭人相與爲干謁而書辭督學人相與爲俛仰而長揖郡侯人相與爲名高而引短讓長推轂後進人相與爲矯飭而同俗親仁與物無忤舍奇詭而從坦夷心高明而迹踈曠其所得於心者則誠厚矣以若人也兼文齋書可以忘其疲矣懸鶉玉粟可以忘其困矣每愛余闔廬數過彌鮮巾不折角人知林宗行無藍輿里識靖節談若懸河坐生春風開我茅塞消人鄙吝至於納約繩愆則詞不激而義嚴援古獎善則語不諛而理得是又能以厚得於心者厚人

矣以若人也安車蒲輪而膺更老之徵厖眉皓首而冠者英之座誰曰不宜胡爲乎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處士之星夜隕高人之榻朋虛遂令廣陵之散絕而不傳鵩鳥之徵見而輒應嗚呼老成彫喪吾誰與刑知音者希吾誰與憑奠桂醴兮告誠何當夢來兮慰我心旌嗚呼哀哉

祭王中丞文

嘉靖己庚之間大中丞少司馬王公以功見嫉以忠被讒竟爲媒孽中傷以死訃聞之日鳳翼暨二三慷慨爲氣之士扼腕而悲之且及堂而哭之矣　八年丁卯　皇帝褒揚姓　今皇帝即位奉遺詔雪天下冤抑公之子青州

使君世貞率其仲進士君世懋裂足北上疏籲所以寃狀
皇帝下所司議議如所上狀乃特旨還公爵如故世貞等
將如禮卜期襄事鳳翼再率二弟具絮酒炙雞之儀匍匐
而奠公奠之日爲隆慶二年戊辰正月朔越八日辭曰
桓桓中丞邦家之憑出則爪牙入乃股肱克忠克敬爲尊
爲陵政惟冬日令則寒冰矯矯司馬真古賢者六師靖中
九伐勵下南綏江漢北衛華夏聲飛中朝譽洽四野明明
天子簡茲篤誠曰惟司馬實爭長城萬邦攸懷三錫既拜
柄臣忌逼亂冊乃作嗟哉中丞人固危之蒙死蹈智禍福
罔移逮繫未免罝對何辭文墨巧詆忠賢斁斯造獄既具

于公抱泣文致既深平反莫及輕比悉捐重典惟急九原沉命千載悽惋興情痛悼掩涕零雨奸黨解願忠朋愕顧邊士驚惶擲戈思籲屬纊泣挾萸醪懷汁人諱英哲物忌堅芳蘭摧楚畹玉焚崑岡毒祲降空日月蔽光仁風一鼓乃轉春陽明明　天子赫鑑厥憸曰茲憸人蔽忠害賢冤哉忠賢宜雪宜宣五鳳未下六龍賓天　新皇純孝懋遵遺詔胡冤弗雪孰哀弗弔兩作重明萬民同誥下土騰歡太陽斯照哀哀孝子啣痛有年豈曰無儆惟辭之艱拜母星馳攜弟風餐　帝閔夕扣恩命晨還佳城致烏華表歸鶴埋玉啓期曰石斯鑿煥矣綵綸勒此冥漠豐碑有銘忠

竟無作慚我逝杖倚玆玉樹心酸舊痛情倏漸過春風若時申酌表素敬陳蕪辭用當薤露

祭國子學正顧明甫文

嗚呼傷哉天可必乎不可必乎聰明仁厚天必大其祐君非若人乎而年不逮下壽高明剛正天必隆其柄君非若人乎而官不充再命平易正直天必豐其錫君非若人乎而死不遺弱息豈有常之命不值而來定之天獨遭耶嗚呼傷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相知如君而忍見君死哉方與君徜徉登高容與修禊洄人呼而拍肩觥籌亂而把臂而君不以我為非知我不得志也與君臨風採歌乘舟鼓

擢迹無常而致疑身不羈而蒙誚而君不以我爲笑知我欲寄傲也甲子之秋覩我被薦而君不爲我喜知我不長賤也乙丑之春見我鎩羽而君不爲我怍知我當未遇也嗚呼傷哉方君之推轂於開府剡薦於監司經鄉國而駐節指成均而揚眉人方羨桓之稽古而君已蹈李之數奇嗚呼傷哉君未死之一日猶能婆娑花前笑語對客詎意信宿之內幽明殊途指顧之間遂成長別哉嗚呼伯道已矣中郎不作焦笛絕響綠琴俱亡可勝痛哉君生無匿情死當有靈其尚鑒之哉

祭陸老夫人文

維靈誕育名門夙禀淑德坤柔神資巽惠天植庭樹嬪夙
宗仰女則不借貴位遐邇悽惻嗚呼哀哉賢而得歸孰如
夫人世稱克配梁孟之倫曰梁與孟隱德未伸孰與夫人
德同爵均詛教小星篤生名駒撫如已出愛莫與踰旣賚
陸宗福宜與俱胡命不純中道而殂嗚呼哀哉天豈不仁
賢則不壽惟佐而君復延而後乃嗇而齡不蒙爾祐冤歸
烟霞配處山斗鳳翼與幸在公門未奉母儀兒子畜我定闈
令規公膺　帝簡作相于斯夫人云亡孰相吾師

祭沈檢討文

嗚呼有非常之才則有非常之遇盖不俟其遇而吾已知

之矣以非常之人而遭非常之變則雖變之已遘而吾非敢信也嗟乎沈君而至是哉　國朝文武低昂若循環然創業大定宿將恃功漸不可長而大獄亦緣是數起由是食世祿編行伍者各思自保稍稍斂戢自是累葉右文多以文墨繩武弁豢養莫充而裁抑或過遂激而轉橫其強不可使者在在有之內而八座之尊外而專城之重惟其跋扈且死而當事者不思一大創方且誅一二人以漸示其罰彼固知其旨之在姑息也且以爲刑不及我則與其懦而食貧孰若橫而免誅其不待激而橫者則潛兵爲甚蓋官領帑私貸以罔利則士卒得而持之官領既不能御

士卒則不得不任其沿途剽掠矣且利其鬪而為人所傷
因以蓋其沉沒之愆則其將然之變又有甚杞人之憂者
將不啻如禍沉君已也去年之春吾儕以試事入京見君
方優游于金馬之署容與于石渠之閣讀中秘書稽古考
令故方且褒其相天下之望也無何晰冊封之命奉揚
聖天子親親之恩展禮既畢復命北上輕舟道吾徐閒關
起于勞人而兇加于天使沉舟破釜碎首隕身使賈生尚
在且當為之痛哭流涕而況年誼友道如吾儕者哉嗟乎
一舟之王供與王命孰重一旅之濟兵與命使孰尊不待
明者而後能辨也乃以多寡強弱之勢而賤凌貴卑虐尊

是豈細細故哉谷吉漢之賤臣也然以使死則必斬郅支之頭而後號爲雪耻何則重王命也今以文學侍從之臣固親且貴矣而隸尺籍者得而殺之是漕兵之越分犯紀傷威瀆重固甚于戎狄也則吾儕之痛哭流涕又豈獨爲沈君一人哉嗟乎夭壽數也生死命也跖壽淵夭自古記之矣而何獨疑于君獨傷夫崑山之焚玉石俱毀而今則碎玉全礫是以痛耳豈天以君之憂國奉公使有益于國家將順其身而不恤故先之以昌其過繼之以重其毒使天下扼腕于君而因爲之一大創以杜將然之憂耶未可知也嗚呼果若是而何獨使君嘗漕兵哉曲曲濁河此冤

未伸悠悠淮海茲耻莫洗痛何忍言哉

哭叔貽弟文

萬曆乙亥冬叔貽卒伯兄鳳翼痛之甚憒憒不知人復何能爲言越二年丁丑秋九月廿四日乃葬始能哭之以言嗚呼白楊千樹蔽我荆枝黃土一抔終埋趙璧痛忍言哉甲子之秋予兄弟三人試於留都時予既從擯而季亦未及期仲方壯且文譽籍甚儕輩咸擬數惟仲必入也放榜則仲獨落而予與季同舉焉豈得失固非人之所能知耶予既長於弟數歲且多病意塡溝壑必先二弟詎謂最少者乃先亡豈存亡又非人之所能知耶夫得失不可知庶

可以才必也仲固不應獨落存亡不可知庶可以行必也乃明達慈愛倜儻禮讓如吾季者而不得享永年此又何哉予今焚燒鉛槧則得失之故已付之夫何有之鄉矣而於存亡之感實切于衷則今日之哭以言者因情之不可以已也嗚呼痛哉方季之旣斂也予淚則濺爾衿矣旣就木則濺爾棺矣自今以往予之淚惟可濺爾墳前土也可勝痛哉又何言哉

祭沈君典文

萬曆壬午孟夏之望太史君典先生以疾卒浹旬訃自宣城達吳其友人張鳳翼以五十無車不能越疆而弔乃具

炙雞絮酒之儀遣一力寄縑以祠焉再拜而送之且授之

辭曰

矯矯先生維邦之楨金宜作礪玉則連城孩提從兄跳地作虎弱冠倚父兵中稱武日誦萬言文欺七襄握鈎明月匣擬干將賢書既升飛蹄暫蹶我舟式方君轡斯盍畏於漕河偷旅肆兇急難護夾惟君是同君奴䊸賊操戈反噬逞厥毅鮮乘此冠敝邂逅護曹遙千憲臺君身遄白輕舠乃來過我園廬道林累月論文說劍樹此契闊丁丑之歲同上春官客次衢杯追此餘歡放榜之晨君勝予負媿予敝裘快君結綬君來勞苦語我裝微捷聲既聞果協題名

大廷展對爲蓋爲貲延登石渠陸沉金馬十年疾病養望青山求仙海郡訪舊雞關憐予曳尾勉予脩翼予云已矣爲予心惻寒不改葉溫不增華悠悠古心石交孔加魏闕賜環宣室虛席北道飛旌東山委綬嗟嗟鵩鳥俄然來斯文星夜殞哲人朝萎元結悼兄管輅答弟吾立鳳鳴神遊蜺蜺昔充講幄今職修文昌言未竟直筆遒芬天道難知禍福倚伏塞上失馬宋人生犢年虧大衍死則全歸仁必有後知不爾違明明達人齊彼彭殤一丘千載俠骨餘香我行無車欲赴說轅冥冥君寢嗷嗷予哭炙雞登俎絮酒盈觴生死各天雪涕霑裳尚饗

祭徐侍御文

於穆徐公南州之雄名成避馬道在猶龍爲漢三老作泰五松宜享上壽胡命不融德公早歲凝神八索韋編既絕是稱先覺一奮春官載參講幄壯彼王猷弼茲帝學昧明世廟簡命寔先觀風閩粵文教是宣肅虔羣吏登晉多賢方稱國寶忽遘家艱毀容衰絰白恰讀禮邦之名臣家之孝子冠桂惠文耳懸柱史望隆冠冕化行閭里俄然仙逝喪此典刑松推高節蘭彫德馨享臻介福數從稀齡子慟終天人嗟歲星矧于小子誼叨雜附幸此瑀枝眷于堅瓠愛懸易簀淚滋聞訃稽手告虔靈其來顧

題跋

題長安倡和稿後

長安倡和稿蓋王君君思華君弘學所倡和於長安者也夫二君蜀產也蜀固少陵之所流寓而三蘇之所奮跡者也含土音而爲長安乎何居夫長安神州赤縣之樞而簪纓之一大都會也奔走輦轂之下者日應接不暇而奚遑於詩即有詩孰從而和之二君或以起復或以謁選固非徙索長安米者而獨優哉游哉此倡彼和可以占大隱之遺風矣長安而可倡和安往而不可倡和哉明時側席求賢合三途而並進之王既以甲科官郎署矣華雖以貢入

補安知不彙征斎復先後同升哉果爾則是詩也固將燦宮懸雜萬舞以和鳴國家之盛也予於是乎翹首而拭目

題障風集後

郡理余明復先生泰其尊君明經公障風集示予兄弟云此先君遺稿也稿不止此此什之一耳幸嚴而刪之夫先生仁賢人也其理郡以恕求情多所平反即左驗明無可他比亦且爲僞之流涕之勿喜焉其用心可知矣乃獨欲嚴其先集豈溫厚之德不遺跡賤而嚴凝之氣獨施於尊親者乎否有以知孝子慈孫之用心也已孔氏之於六經也易則述春秋則修至詩獨云刪者何欲其美而愛愛而

傳無所事修靡爲也故杜子美選其大父審言詩存不盈百而至今傳信者具在信乎詩猶兵也貴精不貴多也多而非精則瑕之掩瑜莠之災穀其不爲覆瓿者鮮矣今公詩所存僅僅止此而附之風杜之骨把之充襟飫之滿腹奚以多爲予弟旣爲之評敢識其末

題孫司業滄螺集後

滄螺集者予友孫孝純始祖司業公大雅所遺詩文也公生元季備嘗兵燹播遷之苦而能辭張太尉祿則旣著有待矣逮遇　高皇乃以布衣傳薦歷官至司業司業在今日爲清華之選苟非一第則不可得公在當時旣獲登庸

矣且有後進好事儒者若徐若都爲壽其所撰於梓以傳而耳孫若孝純者復十襲之以代家乘則公不獨遇於生前而又遇於身後也今之以高第官若官者人或庸猥求一言之幾乎公不可得即有子孫若孝純者將何所埶以圖不朽若而人固與秋草同腐耳草腐猶能化螢也腐草猶不可及安得以一第多公哉公文詞皆典雅精確且多獨得之見誠不苟下一字者特所著東家子十二篇當時已爲饒介之賞識而今固不傳豈世無與介之同好者耶孝純其試求之庶幾有弥論衡於帳中者

題閩陳氏萬石家法冊

漢世號稱萬石者惟石建及馮陽秦襲三氏而石獨以醇謹見推此冊所題詁指石也然石氏父子惟直柔耳而陳太常則能抗疏排議不畏强禦矯矯風節足以勵世範俗又不獨以醇謹垂訓而已賢孫本容爲之錄其家書述其碑志不忘本也豈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哉

為劉肖之重題彭孔加先生像

肖之書酷似其舅此像失而復得卒歸之肖之豈先生有靈以此爲衣鉢之授耶肖之其思所以肖先生哉

題馬遠水

馬遠水十二段段各一狀試一展玩可無俟登龍門觀呂

粱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楊妹題辭與筆意俱雅絕無韓號妖冶態其亦女史之良哉

題周文矩戲嬰圖

畫家謂神仙佛鬼易奇而人物難工非以玄邈者可眩而習見者莫逃耶即人物亦娥易而妍難老易而少難其難尤在意度得其意度乃有生氣此畫理也圖中美人婉孌徐步有冰紈迎風之態而諸兒轉眄流神若相呼應精彩絕倫且作圖之旨頗似詩人多男之祝眞可寶也已雪川錢舜舉以丹青稱雄勝國而歌詠題識之其有步武之思哉

題朱子朗戲筆

子朗少從文掌教休承遊已而代太史公設色遂爲高第弟子此二紙爲予同年薛士立作也作時士立猶髫年今子朗化去而士立通仕籍任專城可謂物換星移矣乃於片紙戲墨能裝潢珍襲如此蓋不特雅好可尚而不遺故舊之意亦因可想見矣夫

題王履吉手書選詩卷後

右自詠史至苦寒詩凡四十六首乃王履吉先生手書也意此詩錄以便覽故無款字然行行皆破邪論決望而可知其爲履吉無所事款也即今贋書盈市豈無款乎睛憊

拭几爇水沉披閱一過無異覩唐人握管聽漢魏晉人吟

哦移晷間神遊千載其樂何如

題馬和之卷後

此卷蓋先君子購以付不肖者也先君子精於賞鑒嘗向不肖言畫貴有士夫氣而宋代諸名家惟和之爲獨得故累葉所襲藏雖多而於此尤加珍惜焉時陸子傳先生以春官郎謝病家居方銳意慕古一見欣然移歸遂爲題識如左不數年間子傳疾作藻翰大減於前於是不復有精楷今化去又數年于此矣雖非精楷亦不可得也矧宋人名筆即有什一于千百所謂尚有典刑亦豈可以散帙少

之哉丁丑冬杪獨坐悟徃齋窻明几淨偶一展玩漫爾識之

題王吏部禄之書樂志論等文

自樂志論至醉鄉亭記言言皆達生語也禄之吏部驆歎清要鴻冥塵表其於諸篇不啻口出即自題涉目會意信不誣也已今人碌碌車馬埃中未得則羡人既得則矜已蠅營蟻附曾不知老之將至豈亦未涉斯文耶抑見之而意罔會也

重題滕氏世譜卷

昔嘗慮妄變氏族違先王之制著士姓論以原本世系

其旨深矣曩嘗爲滕先生題其世譜卷卷忽以盜失先生重爲貌像錄贊箴軸宛然復還舊觀因祀事走京師復徵諸秉史筆者文以闡揚而光大之將令耳孫繩彼鼻祖其聞管氏之論而興起者夫

跋文太史與陸禮部手札

予爲諸生時嘗同陸尚寶侍文太史几杖間時尚寶已登第而執後生禮甚恭太史與之爲忘年交手札多字之亦以意氣名節相善不獨以翰墨也今尚寶仙去不四五年而太史手札如新不令人生聞笛之感乎尚寶昔以儀部郎典誥敕謝病家居故札中兩稱禮部元洲其別號五湖

其居家自謂也

跋吳文定手札

予生也晚不及見吳文定公聞之待詔文先生稱說其人蓋金玉君子云其與朱王二先生尺牘簡易率眞可以想見前輩風流也已其書至今爲人裝襲尊在人品翰墨間哉今人動即長箋諛辭覽者未竟輒棄去不崇朝且覆瓿矣安得用此卷針砭之也所云賢郎即恭靖也前一帖方恨不爲文格所收次帖即與公同事下第鄉闈與及第後事若須臾耳誰謂枯榮有常哉因并識所感

爲黃吉甫跋唐太史暮春詩卷

嘗觀王右軍與謝安石殷深源諸論知非無經濟遠略所爲書名所掩載觀岳少保借米帖滿江紅詞暨送張紫巖北伐詩辭翰非不翩翩而爲功烈所掩其兩不相掩者唐太史哉吉甫遊太史門在狂者之列太史爲書暮春諸詩有吾與點也之意吉甫將勒之石亦欲令後世因太史以知吉甫語云顏淵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其在斯夫其在斯夫

跋周公瑕蘭

松雪作蘭雜而不越所南作蘭簡而有文公瑕爲碧蘭作此殆兼之矣花以名人詩以狀花展閱一再恍惚在楨畫

耶花耶人耶

跋吳大司馬龍沙詩

堪輿家多指沙水談休咎其說非顯榮則富羨未有以聖賢望人人亦未有因之而以聖賢自期待者即驗若山崩鐘應亦啓覬覦欣羨之心非是純作經本旨也茲以龍沙過城爲聖賢聿興之兆而大司馬吳公因之作詩以喻學殆慨然以開來王成爲已任雖寄興爲什於詩人乎故聲調之雄逸意度之渾融未暇贅述而獨闡其作詩之微意庶知千禩而後山斗之望與此詩常新不令貞珉獨存也陳君懿德見示茲刻敬題如左

跋周舜卿畫乞兒

是册凡數種其饑寒流離疲癃殘疾之狀種種具覩此而不惻然心傷者非仁人也計正德丙子逆瑾之流毒已數年而彬寧輩肆虐方熾意分符剖竹諸君亦鮮有能撫字其民者舜卿此作殆與鄭俠流民圖同意其有補於留心民瘼者不淺要不可以墨戲忽之也

跋文太史書盤谷序休承補圖

盤谷一序非知命者不能作亦非知命者不能當太史公以待詔挂冠休承文自郡教解組皆無媿斯文者固宜縣諸寫心用肯憑圖也

跋星宿眞形卷

按唐史開元九年冬玄宗以麟德曆浸疏日食久不驗乃命僧一行造新曆時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爲遊儀使黃道交於奎軫之間內施白道月環一行以其簡而易從遂奏行之然則令瓚蓋一行之儔也其於星宿必能以神會象傳丹標青其詭形異狀非徒事謬悠聳人心目而已且序前稱臣意必進御之物流傳至宋嘗入宣和內府千餘年來紙墨如新神物呵護詎不信然又聞珍玩所集足以致災禳以玆圖愈於交精然則呵護藏寳又有賴焉冠之書譜不亦宜哉

跋沈啓南品泉卷

中泠惠山二泉予嘗之熟矣然未之並嘗也中泠味厚誠若沈評而吳之抑中泠亦不爲無故特未之審耳蓋自金山南行至惠山泉在器中少亦二日味不無少變乃取方出山之惠泉較之不能不見其倒置矣嚮令汲惠泉北行至金山取中泠較之又奚啻伯仲哉必欲品泉當量地相去之中各如期汲泉至彼試之其論乃定惜二老未有以此折吳者宜其譊辨不已也予見沈畫多山水及寫生未嘗覩其白描乃於此卷見之無俟品泉而兩腋不覺清風生矣幼予自結草菴借所借歸示予漫爲識之

跋劉郡理世鼎字說

此楊禮部爲郡理劉公所作字說也公之子侍御君裴潢成卷持以示予予感夫禮部之說說鼎也鼎以世言以劉之奕葉將至公而益隆之也以公之賢從從從一郡理一從官不克試之調爕之任及侍御以進士起家將克厭鼎而復偃臥東山若無意三事豈天將老其調爕之用以儲玉鉉之吉耶豈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而俾雉膏之食世世未有已耶故識之卷杪以俟後之徵予言者

跋西園雅集圖

圖自龍眠亭修禊而下若香山九老若耆英十三莫不有圖

西園雅集亦此類也園爲王駙馬晉卿家園而圖則李伯時爲之圖中自蘇長公而下凡十有二人或分詠或繪事或聽阮琴或觀題石或談禪集而曰雅信有然矣晉卿在當時亦可云雅士故會多名流而貌之卷軸足以擅千古後世歎羨非無豪華好事者然所好多葉公之龍欲得此流聚而播之丹青間難矣即有圖安望其與蘭亭諸圖相後先哉裡居此卷殆因伯時遺意而想像爲之者故不甚露本色云

跋淳化帖

淳化帖自閣本而下千蹊萬徑種種不一要之惟古刻則

多佳若近時泉州及蘇松諸刻則多失眞矣予弱冠即有此嗜得片楮隻字凡係古刻即珍之篋笥歷嘉隆以來三十年間始成完帙雖墨氣不同然短長肥瘦各有態飛燕玉環俱絕倫要非羔補狐也其王履吉先生跋則跋伯父台州郡推所藏未完本今既完乃移之末冊云

又

淳化帖自閣帖而下在宋已有三十餘種趙文敏求閣帖凡三易而後完謂雖墨有燥濕工有巧拙皆爲淳化舊刻可見紙墨不必同期在不失筆意而已文太史嘗向予論淳化帖云目中所見佳者惟北忠甫本袁尚之本及君家

所藏本而已予歸而問先君則曰汝大父有之今竟不知所在又數年始得此帙乃先大父所藏而太史題字在焉歲久不無脫簡予復求得壽承文殘本綴成完帖其間燥濕巧拙亦有如文敏所謂者然亦皆舊刻不失筆意者也萬曆丁丑夏日裝潢既成漫識本末俾我後之人知所珍重云

跋文太史歐書千文

文太史書千文行書居多而楷書少楷書中歐書更少此書絕類姚恭公墓志銘第令率更復生當許入室不特虎賁之效中郎而已

跋手摹淳化帖

予留心古帖久之成癖雖不敢上方杜預之左氏癖然於王濟之馬癖和嶠之錢癖似亦有間淳化帖中若嘉興委曲等字不能無訛予故因舊本先後摹寫而中有可疑者復貸他本正之經歲歷月始得成帙聊以寄予之癖云爾

跋手摹二王帖

嘗聞唐太宗嗜右軍書書裝作屏障雖師行必挈以從暇即舒亦樂玩予嗜二王書雖不敢上比唐宗而甘食悅色亦自所性顧以佔儸之業戒在亡羊不得肆力其間然終有未能忘情者乃手摹古本始於小楷終於大草而草書復

予爲釋之經歲成帙凡負笈白下擔簦燕市未嘗不與之俱今既倦游欲登之貞珉公之同好而力不從心故聊識簡末且致聲於後之人云

跋休承爲亡弟作小幅

叔貽生後休承丈幾五十年而休承丈之沒後叔貽之沒幾五年其人少長不倫皆佳士也何脩短之相懸一至此哉此小幅蓋休承丈爲叔貽作令人琴俱亡矣萬曆壬午秋重爲裝潢漫識所感

跋古皮幣 上有正平三年六月日九字

正平乃魏武紀號此殆六朝皮幣之類蓋千年物也然隋

李李子和稱兵日號永樂王建元亦正平則或是隋唐間

物升志

處實堂集卷之七